



“不可忘记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# 地主发家的秘密

DIZHU FAJIA DE MIM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«不可忘記階級斗争»小丛书

# 地主发家的秘密

本 社 編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地主发家的秘密

本社編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1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1（中、高）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1 2/3 字数23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15

定 价：(4) 0.10元

## 告小讀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这套小丛书，是編給小学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为什么要編这样一套书呢？

我們新中国已經建立十五年了。十五年前，現在在小学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对新中国誕生前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无所知。在旧社会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对农民、工人进行野蠻的、残酷的剥削和压榨，他們用血腥的双手霸占了农民的千万亩良田，在千百万农民的白骨堆上筑起了高楼大厦；他們雇用工人劳动，用尽各种毒辣的手段进行剥削，使自己变成大富翁，而劳动人民則过着苦难重重、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时，旧社会的反动政权，又代表剥削阶级，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对于过去这些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当前的新社会



里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，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，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，向他们进行斗争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每一个故事前面，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地主发家的秘密》这本书里，集中揭露了地主阶级霸占土地发家致富的种种罪恶方法，戳穿了他们所说的“劳动起家”“勤俭起家”的骗人鬼话。

### 编 者



## 目 录

告小讀者

一个木雕像	1
石碑血泪化	13
一戶地主的发家	25
七千个銅錢	37
“吸血鬼”杨掌离	46



## 一个木雕像

小朋友們，上面图里是什么东西？你們一定看得出来：这是一个木雕像。那个騎马的人，头上戴着一頂古里古怪的帽子，身上穿着一件长袍子，脸上看不出一絲笑容，好凶恶的样子啊！請不要弄錯了，这不是玩具，也不是古董，而是一件血泪斑斑的罪証，它記下了剝削阶级一桩罪恶活动。如果你們要問：这个木雕像是从哪儿来的？它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么，就請讀下面的故事。

事情发生在明朝初年，离现在有六百多年了。那时候，在湖南省隆回县的一个山区里，居住着许多勤劳勇敢的农民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落后的生产工具，把荒山荒土开垦成良田，种上庄稼，养活一家人。当然，他们的日子并不安静，山上成群的老虎、豹子和豺狼，经常跑下山来拖走他们的牛羊，糟蹋他们的庄稼，给他们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的威胁。可是，农民最痛恨的，还不是这些野兽，而是比野兽更加凶恶的地主恶霸。当地恶霸地主魏万一，就是一只吃人的老虎。

魏万一是个血手起家的大坏蛋。据说这家伙劳动的本领一样也不会，武艺倒练得不错，玩刀舞棍，骑马射箭，样样都来得。就凭这手功夫，加上他上面勾结了县府（反动的地方统治阶级），在帮会（流氓集团）里也有他的亲信爪牙，因此他在乡下耀武扬威，欺压群众，打人骂人是经常的，别人却不敢惹他。

开头，他的家业并不太大，在当地的地主行列中，只能算得中等水平。这点，他是不满足的。他认为，田地越多越好，家财越大越好，有了万贯家财，不



光自己吃不完，用不完，可以享乐一辈子，就是子孙后代也能骑在农民头上显威风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因此，他天天敲着算盘，一心想要成为一个家财万贯的大财主。

他的剥削手段很多，主要是放高利贷。平时，他把家里的钱和米紧紧地锁着，一点也不借出。一到四五月间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尤其是每当发生干旱、田里收成不好的时候，他一方面向农民逼租逼债，另一方面又借出点谷子，强迫农民把田地房屋贱价卖给他。许多农民就是这样破产了。

有的农民卖掉了田地，走投无路，只得附近荒山上开荒，种点红薯杂粮度日。可是，这也难逃地主的魔掌。

有一次，一个县官做寿，魏万一特去道贺。他坐着四人大轎，在山野里行进，只见过去长满荆棘和乱草的山坡上，布满了一块块的黄土，上面长着青青的麦苗和蚕豆，魏万一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：“这样好的山土，难道能让这帮穷汉子白白种上庄稼吗？不行，我要把它……”一个恶念头在他心里产生了。到

达县里，他把这事情告訴了那个县官，县官一听，满不在乎地說：

“俗話說，强占山，霸管水，既然有那样好的土地，你就把它占过来吧！”

“要是农民起来造反，怎么办？”魏万一并不怕农民反抗，为了試探县官的态度，他故意提出这个問題来。

“那怕什么？”县官回答說，“要是他們造反，王法不可以制裁他們嗎？”

魏万一这下可放心了，忙点头称是，并向那县官敬酒三杯，感謝他的撑腰。

回到家里，魏万一高兴万分，連忙吩咐左右佣人备好马匹，赶刻石碑，准备好梭镖短棍，听候他的命令行动。

这是一个晴和的初春日子，田里的油菜花散发出陣陣清香，小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三三两两的农民在田野里劳动，他們把汗水洒在泥土里，盼望多打些粮食，使日子过得好一点。誰想到，这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了马蹄“得得”的声响，大家轉头一望，只

见西北角的山头上，有一大堆人，走在最前头的是一匹大白马，上面坐着一个胖得像条大肥猪样的人，一面挥手，一面嘴里不停地嚷着：“快跟我来！快跟我来！”走在他后面的有一大群人，背的背鋤头，拿的拿梭镖，还有一些人抬着一块块石碑，就像一群乌鸦，跑着，嚷着，叫着，吵得天昏地黑。每当那个骑马的人跑过一个山头，后面的人马上跟上去，在地上挖一个大洞，埋下一块石碑，接着又跑到另一个山头去了。农民們当时都糊里糊涂，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，都好奇地跑去看，只见石碑上刻着几个大字：魏万一地界。这下，大家全明白了。这块碑就像一声炸雷，震得大家眼冒金花，心烧烈火。他們把憤怒的目光一齐射向那个骑马的魏万一，紛紛罵道：

“这只恶老虎想霸占我們的山土，好毒的心呀！”

“这些山土都是我們农民用几代血汗开垦出来的，它是我們的命根子，魏万一要霸占，我們就同他拚命！”

“走，我們找他算帳去！”

当场就有几个不怕禍的青年提起鋤头扁担，跑



去找魏万一評理。他們跑了一山又一山，好不容易才赶上那队人马。魏万一早就料到农民会反抗，事先就找了一帮流氓打手来給他保鏢，当青年农民快要逼近魏万一时，在场的流氓、打手和狗腿子都一齐围攏来，其中一个狗腿子对这几个青年吼道：

“你們來干什么？”

“我們來評理！”一个青年理直气壮地答道，“这些山都是我們农民世世代代开发出来的，为什么要插上魏万一的石碑？”


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天下所有的土地，都是皇上的，你們穷鬼还爭什么土地呀！”另一个狗腿子罵道。

“如果說都是皇上的土

地，那为什么要插上姓魏的石碑呢？”还是那个青年的声音。

他这一质问，可把几个狗腿子难住了，他们张嘴结舌，一时答不出话来。魏万一看事情不妙，赶紧插嘴说：

“皇上有命令，要我魏某来管理这些土地！”接着，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发霉的大便纸，在空中晃了几晃说：“这就是皇上发来的圣旨……”

几个青年清楚地看到那张草纸上没有半个字，知道这是他骗人的鬼把戏，都很愤怒。有个青年实在忍不住了，指着魏万一的鼻子痛骂：

“你这是骗人！你想霸占我们的田地，不行，不行，万万不行！”

“呸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在老子面前骂人……”魏万一在马上气得蹦跳，大声喊道：“来人啦，给我打……”他的话音未落，站在旁边的流氓打手，拿起梭镖短棍，朝着几个青年农民扑头盖脸地打来，当场都被打倒在地，有一个青年的脑袋被打破，鲜血染红了草地。

几天以后，从魏万一那个大青砖瓦屋里传出一个消息：凡插上“魏万一地界”的山岭，一律属于魏万一的财产，今后由谁来种，听候决定；山上已经种上的青苗，一律归魏万一收获，如有违抗，从严惩办。

农民们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，更是气愤极了，他们决心联合起来，同魏万一斗争。许多农民宁愿饿肚子，自动捐献了一点谷米和银钱，推选几个会说话的代表出来，到县里告状。消息传到魏家，几个狗腿子倒有点担心，魏万一却不动声色，他向报信人冷冷一笑，才慢条斯理地从牙缝里哼出了几声：“让他们去告吧，我魏某不是好惹的，看这伙穷光蛋能跳得几尺高！”

当天晚上，魏万一亲笔写了一封信，取出几十两银子，派人火速送到县里。旧社会有句老话：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”在旧社会，农民无钱无势，告状有作用吗？还是看看事实。当农民代表一路辛辛苦苦赶到县衙门，正要送上状纸的时候，衙门当差的不但不让他们进门，还蛮不讲理地把他们通通捆綁起来打了一顿，最后把他们丢到一间又黑又



臭的房子里。这几个农民根本沒有想到，他們还在路上走的时候，魏万一的銀子就已落进县官的腰包里了。

抗議遭毒打，告狀反坐牢，农民們怎能忍受这股冤气！他們只好暂时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底，时时刻刻告诫子孙要永远記住这笔血海深仇！有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半夜三更跑到山头上挖出那块可耻的界石碑，把它丢到污水沟里；有的还編出了痛罵魏万一的歌謠，以此发泄比海还深的阶级仇恨。

魏万一用跑马占山的手段，横蛮地霸占了产粮一万多担的良田，成了一个大暴发戶。可是，他还不满足，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毒辣。他规定种他土地的农民，一律按二八开交租，就是农民收一百斤谷子，得向他繳納八十斤租谷，自己只留二十斤。他放出的高利貸也特別高，如果农民上半年向他借一担谷，秋收以后，就得还他三担甚至五担。农民繳不起租，还不起債，就得到他家里做工抵債，遭受他更加残酷的剥削。許多农民不是被他活活折磨死，就是被他逼得出外逃荒要飯。

魏万一死后，他的儿子魏清公对他父亲跑马占山的掠夺手段佩服得不得了，特地請人照他父亲的形象，雕刻了一个跑马占山的木头像，供奉在魏家祠堂里，每逢初一十五，还要烧香跪拜，表示对他父亲“功德”的歌頌。

以后他的后代魏武庄，还在他的庄园前面修了一座牌坊，牌坊前面修了一道短墙，墙上写着“皇恩先德”四个大字，意思是說，他的祖先魏万一能够发这样大的家，是皇上赐的恩，是祖宗积了“德”，是做

